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邮政分公司驾押组组长其美多吉：

雪线邮路，百万公里云和月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雪

精彩人生

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有一条特殊的路——川藏线康定至德格邮路，这条线路承担着四川进藏邮件的转运任务。这条路全程往返1208公里、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被称为雪线邮路。这条路不光海拔高，还非常危险。特别是雀儿山路段，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在这条路上行车，稍不留神就会掉下百丈悬崖。60多年来，在这条布满艰险的路上，始终有一抹流动的绿色。邮车载着一封封邮件、一份份藏文报纸、一个个印着“中国邮政”的快递包裹，即使是在行车困难的藏族村寨，手机信号难以覆盖的深山牧区，都从未放弃过投递。

其美多吉，就是这条邮路上驾驶邮车的人。这个外表粗犷的康巴汉子，是甘孜县邮政分公司驾押组组长，他的身影在雪线邮路上奔波了29年，往返于甘孜与德格之间6000多次，行程14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赤道35圈。其美多吉与这抹流动的绿色，在雪线邮路上架起了一座桥，连着党中央和藏区的百姓，连着青藏高原和祖国的各族人民。

其美多吉说，29年了，一个人的邮路是寂寞的，也是孤独的，但这是他的选择，从未后悔过。“雪线邮路，我一生的路。”他说。

工作不能停，邮车必须走

其美多吉出生在甘孜州德格县龚垭乡。小时候，藏区很少有汽车，能见到的，只有绿色的军车和邮车，每次小朋友都会追着车跑，其美多吉梦想着以后也能开上车。18岁那年，他花1元钱买了一本《汽车修理与构造》，开始学习修车，后来还学会了开车。

1989年10月份，德格县邮电局买了第一辆邮车，在全县公开招聘驾驶员。报名的人特别多，其美多吉车开得好又会修车，一下被选中，开上了全县唯一的邮车，这一上路就是29年。

1999年，其美多吉从德格县邮电局调到甘孜邮车站，跑甘孜到德格的邮路，这是雪线邮路上海拔最高、路况最差的路段，中间要翻越5050米的雀儿山垭口。

这条路，大半年都被冰雪覆盖。夏天经常有塌方、泥石流；冬天，山上气温最低时有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积雪有半米多深，如果车子陷进雪里，就很难出来。由于温度太低，路上的积雪被碾压后，马上就会结成冰。就算挂了防滑链，车辆也随时可能滑下悬崖。“有恐高症的人，坐在车里冬天都会吓得流汗。”其美多吉说。雀儿山路上路面最窄处不足4米，仅容一辆大车慢行。重达12吨的邮车经过这里，每一次加速、换挡、转向，即便驾驶经验丰富的其美多吉也不敢有半点松懈。

常年跑这条路的邮车驾驶员基本都有过被大雪围困，当“山大王”的经历。“被困在山上时，又冷又饿，寒风裹着冰雪砸在脸上，手脚冻得没有知觉，衣服冻成了冰块。”其美多吉回忆。有一次遇到雪崩，虽然道班就在徒步可达的地方，但为了保护邮件安全，他和同事顿珠守着邮车，用加水桶和铁铲，一点一点铲雪，不到1公里的路，走了两天两夜。“有人对我



其美多吉在上班前检查车辆。



其美多吉开车送邮件。

张雪摄

说，你们不是在开车，而是在玩命！”其美多吉何尝不知道危险，即便如此，满载的邮件就是继续走下去的使命。

“我们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其美多吉总结出一条经验：邮车检查频率高，在路上受的罪就少。所以，每次出班，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车辆。好在有过硬的驾驶技术，加上沉着冷静、胆大心细的作风，其美多吉驾驶的邮车从未发生过一次责任事故。

在雪线邮路上，其美多吉和他的同事们驾驶的邮车是司机心目中的航标。每次遇到险情，都是邮车率先通过。只有邮车通过了，其他社会车辆才会小心翼翼地跟着车辙开过去。

“对于安全，我们有信心。但是孤独，却让人难以忍受。”其美多吉说，自己最怕冬天，往日川流不息的运输车辆都“猫冬”了，机械轰鸣的工地也归于宁静，路旁的饭馆、商店陆续锁上了大门，在外奔波的人都回家了，他却要孤单地行驶在这条路上。天地间，除了天上飞的老鹰，就是地下跑的邮车。“特别是临近春节，别人在家团圆，只有我们开着邮车，离家越来越远。其实，我们心里也盼着团圆啊，但我们的工作不能停下来，邮车必须得走。”

有雪山崩塌，没有汉子倒下

有一首藏歌这样唱道：一双粗糙的大手，刻满人生酸甜苦辣，世上只有雪山崩塌，绝没有自己倒下的汉子，要是草原需要大山，站起的一定是你，憨憨的阿爸。在其美多吉小儿子扎西泽翁的心里，阿爸就是这座大山，就是这个站起来的汉子，就是他心中的英雄。

其美多吉的右脸上有道明显的伤疤，这是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后留下的痕迹。2012年9月份的一天，他开着邮车返回甘孜。不料，路两边突然冲出一伙歹徒，把车强行拦下，他们对着其美多吉一阵乱砍，导致他重伤昏迷。身中17刀，肋骨被打断4根，头盖骨被掀掉一块，左脚左手静脉被砍断……在重症监护室躺了一个星期，其美多吉才挣扎着捡回一条命。受伤后，他经历了大大小小6次手术，伤情虽然逐渐好转，但左手和左臂一直动不了。“我们藏族男人穿的藏袍有根腰带，当时我连腰带都系不了。一个藏族男人，如果系腰带都需要别人帮忙，还有什么尊严。”那一次，他哭了。

就在这场灾难发生的一年前，其美多吉刚刚经历了大儿子突然离世的

打击。阴霾还未散去，又遭此横祸。

历尽劫难，其美多吉却不愿认命。“很多人觉得，我就算能活下来，也是个废人，但我不想变成废人。”无论大医院还是小诊所，不管理疗还是吃药，只要听说有用，其美多吉夫妇就立刻赶过去。终于，在了一位老中医的“破坏性康复治疗”治疗下，其美多吉咬牙坚持了两个月疼痛无比的康复训练，左手竟奇迹般地康复了。

受伤一年半后，一天家里停水，其美多吉和妻子去提水，两个7公斤的塑料桶，他试着提了起来。“那是受伤后我第一次提起这么重的东西，我很兴奋，往前走了几步，发现妻子没有跟上来，我一回头，看到她正用手擦眼泪，这是我受伤后第一次看到她哭。在我生命最危急的时刻，她都没有当着我的面哭过。”那一刻，其美多吉也流泪了。

在身体基本恢复后，看着来来回回的邮车，其美多吉待不住了，他整天想着重返邮路。“领导跟我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是想让我做点轻松的工作。但人要凭良心做事，是领导的关心和同事的帮助，我才得以及时救治，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其美多吉的妻子最了解他，对这个遍体鳞伤的男人来说，只有重返雪线邮路，才能找回丢失的魂。

在自己的坚持和妻子的支持下，其美多吉带着一颗感恩的心，重新开上邮车，回到了雪线邮路。回归车队的那一天，同事为他献上哈达，他转身又把哈达系在了邮车上。

其美多吉说，只有在路上，他才能感觉逝去的儿子和曾经的自己又回来了。

邮车上，装着乡亲们的期盼

“我们的老站长生龙降措说，‘别人有困难，我们一定要帮，不要把邮路的优良传统丢掉了。’其美多吉一直记着这句话。”

有一年冬天，他看到一辆大货车停在雀儿山四道班的路边，车上拉着30多个去拉萨朝拜的牧民，有老人有小孩，大家都非常焦急无助。停下车一问，他们说车坏了，困在这里已经两天了。其美多吉赶紧帮他们修车，半个小时，车子就打着火了。“当时，他们都非常高兴，围着我，用藏族最朴实的方式为我祈福。”

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感冒会危及生命。2010年6月份的一天，

快到雀儿山垭口，其美多吉看到一个骑行的驴友躺在路边，他马上下车查看，小伙子说只是感冒，休息一会儿就好。其美多吉看他脸色不对，坚持把他扶到邮车上，结果刚上车，小伙子就昏迷了，其美多吉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说，他高原反应严重，如果不及下山，命可能就丢在山上了。

29年来，路上哪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其美多吉就成了义务交通员，哪里有了争执摩擦，他就成了人民调解员。他的邮车里常年带着氧气罐、红景天、肌昔口服液，在风雪阻路、进退两难的危难关头，挽救过上百位陌生人的生命。

其美多吉常说，和自己最亲的除了家人和同事，就是雪线邮路沿途的道班兄弟们。他总是提起这群坚守生命禁区的平凡劳动者的无私，在他眼里，道班工人在风雪中送来的一碗热水，他们把温暖的被窝留给自己后，奔向风雪中清理路障的身影，是雀儿山最温暖的记忆。

对于道班工人来说，其美多吉和他的同事们是信使，更是亲人。邮车带着独特节奏的两声鸣笛是他们之间才懂的默契，随车到来的报纸和家书更是滋养精神世界的唯一营养。

2017年9月份，历时5年、全长7公里的雀儿山隧道通车了。通车前一天，其美多吉开着邮车，最后一次翻越雀儿山，去和道班兄弟们道别。在垭口，他们祭山神、撒龙达、挂经幡、献哈达。那一刻，他流泪了。“我会怀念雀儿山，怀念道班上的兄弟们。”如今，其美多吉再也不用开车翻越险象环生的大山，隧道将从前两个小时的车程缩短了10分钟之内。

其美多吉常说，自己没有什么特别，雪线邮路上像他这样坚守的人还有很多。直到现在，四川藏区一些偏远的邮政所职工全年收入依旧很低，但为了藏区百姓的便利，为了将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到藏区的每一个角落，许许多多的其美多吉，义无反顾地坚守了一代又一代。

曾经，有跑运输的朋友劝他：“多吉，不要开邮车了，跟我们一起赚大钱。”但是都被其美多吉拒绝了。“因为在我的邮车上，装的是孩子们的高考通知书，装的是党报党刊和机要文件，装的是堆积如山的电商包裹，这些都是乡亲们的期盼和希望。”在雪线邮路上，有了其美多吉们的坚守，这抹流动的绿色将永不停息。

说起郑卫红，中铁十八局的职工都不陌生。因为在她身上有多个“第一”：我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高铁全线唯一的女总工、全集团第一个“全国三八红旗手”，她所在项目是全集团第一个“全国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市政工程项目……

现任天津地铁四号线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兼总工程师的郑卫红，是如何在建筑业这个男性占绝大多数的行业中取得如此骄人成绩？“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郑卫红的座右铭或许是最好的答案。

1990年大学毕业的郑卫红，当时只有20岁，因为对建筑的热爱和向往，她主动放弃到父母任教的大学工作，毅然选择了中铁十八局。从此，她把“烟花水粉”束之高阁，一身工装，一顶安全帽，开始了爬山越岭、登高下井、测量放线、与钢筋混凝土为伍的建筑生涯。

参加工作之初，摆在郑卫红面前的第一道“坎”就是克服恐高症——登高放线。在承德钢铁公司废钢库项目施工中，她需要从地面爬上6层楼高、仅有0.5米宽的天车梁，独自一人完成放线。从地面往上看，天车好像在“云端”，郑卫红徘徊了多次，攀到一半实在害怕又折了下来，即使鼓足勇气爬上去，可站在上面不敢挪步，不敢向前看，更不敢向下看，心发虚、头发晕。

“不行，不能让人看笑话”，郑卫红把心一横，握紧拳头咬着牙，艰难地完成了放线工作，硬是把“恐高”这个难关攻破了，随着爬高次数的增多，她很快就适应并做到在天车上行走自如。

郑卫红对工作不仅有吃苦、细心的精神，同时具备高超的技术能力。2014年，郑卫红担任天津地铁史上最难工程——天津地铁五号线项目书记兼总工，该项目成林道站至津塘路站隧道顶部距离地面最小厚度为5.16米，上下重叠间距最小为2.28米。在这种高烈度强震区和特软地质层等复杂环境下使用盾构机长距离、小间距重叠隧道施工，国内尚属首次。

郑卫红带领团队采用现场试验、计算机仿真计算、红外线扫描、移动支撑等技术，有效避免了上下隧道因两次掘进对地表、建筑物、管线产生影响的叠加风险，隧道顺利贯通，精度误差不到8毫米，为今后类似工程规划与建设提供了成功范例。

成功的背后浸透了郑卫红努力的汗水。工作之余，郑卫红一直在不断学习，不仅将一级建造师、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咨询工程师“四证”成功拿下，还在担任天津地铁四号线项目书记期间，通过“恶补”党务知识，狠抓区域党建共建，把项目部打造成了2016年度天津市优秀“窗口服务单位”和2017年度中国铁建系统首批“示范党支部”。

从一名大学毕业生成长为企业的中梁砥柱，从一名普通的建筑一线女职员到“全国三八红旗手”，28年来郑卫红在我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高铁、全国地铁最长重叠隧道天津地铁5号线成林区间、天津轻轨9号线、天津地铁4号线等重点工程的攻坚中，一步一个脚印，播撒智慧和汗水，犹如一朵铿锵玫瑰，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中铁十一局集团桥梁有限公司工程师王伟：

追梦高铁“中国制造”

本报记者 王轶辰

为了在高速铁路产品领域提升“中国制造”的影响力，中铁十一局集团桥梁有限公司丰城制板场有一个年轻的团队在挥洒着青春。他们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最新技术，一边开展各种创新和技改，为新工艺锦上添花。

人工喷漆是轨道板蒸汽养护过程中使用的传统方法，但此法人为作业过多，不便于温度控制，影响板体质量甚至产生裂纹。为解决这一难题，技术团队创造性地提出“自动雾化补水”方案，将人工喷漆改为自动喷雾。为此，选择合适的喷雾方式是技改成功的关键。他们借鉴了试件养护所采用的超声波雾化方法，但因无法迅速在板面形成湿润效果且水温无法控制，随后的几次试验也都无法达到满意效果。

怎么办？一时间大家都有点沮丧，情绪也不似以前高涨，团队的核心人物总工程师王伟，一个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人，立即调整策略，激励大家奋勇向前，同时带领技术团队反复分析总结方案优缺点，多次试验，向各方学习请教，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这项发明最终得到了业主、铁总工管中心的高度认可，现已获得11项实用新型专利。

“自动雾化补水”方案的成功让这群年轻人信心倍增，他们又一鼓作气地解决了板面垫块印、钢筋绑扎质量等问题，创造性地引进了3D扫描检板系统及全过程信息化控制技术，同时将目光投到了“技术创新”上来。

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节假日王伟都在现场蹲点。在平衡脱模系统研制关键时期，他突然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说要到他离婚，他先是一愣，随后回了句“别胡闹”，又继续回到现场工作。

待调试结束后，王伟忙里偷闲给妻子回了一个电话。妻子控诉他常年不回家，不照顾孩子，不关心家人。在与婆婆发生口角后，更是委屈，越想越觉得自己嫁错了人，她告诉王伟带着孩子离婚。问清楚原因的王伟赶紧向妻子道歉，并承诺一有空就会回家看她和孩子。安抚好妻子之后，王伟转身又进了厂房。

王伟舍小家、顾大家的付出没有白费，他本人被公司评为“优秀总工”，他们的团队则形成了以“雾化养护系统”“平衡脱模系统”为主的系列创新专利成果及4篇QC成果和1篇轨道板预制技术工艺，其成员也多次被公司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

8本手写“病历” 见证夫妻真爱

——记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王必盛

本报记者 刘兴 通讯员 余书福

女。随着儿女们相继成家立业，日子越过越好的王必盛在会昌城郊盖了一栋两层小楼。工作之余，夫妻俩在小院里养花种草，还时常外出旅游，过着安稳的日子。

1996年，刘桂淑突发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桂淑，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从此，王必盛担负起了照顾妻子的重任。喂水喂药、端屎接尿、擦洗按摩……21年来，王必盛悉心守护在妻子身边，深夜他常常要帮老伴翻身，扶她大小便，有时一个晚上王必盛要起来三四次。在王必盛的精心护理下，长期卧床的刘桂淑身上从没长过褥疮，手脚肌肉也

没有萎缩。

“老王照顾患病老婆20多年，我从来没有听他发过脾气，叫过一声苦。”王必盛的邻居张锁清说。王必盛还是个热心肠，退休前他在县总工会上班时，每年春节，他都会免费为邻居们写春联，哪家小孩因经济困难一时交不起学费，找他借钱从不推脱。

王必盛是个好丈夫，好邻居，又是一位好父亲。儿女们看到他每天这么辛苦，曾提出夜间轮流照顾母亲，要不花钱雇个保姆，但都被王必盛拒绝了。他总说：“我身体吃得消，你们年轻人就安心工作，不要为家事分心。”21年来，王必盛手写了8本“病

历”，每页纸上都记录着各种数据和信息。起初，王必盛是因为妻子服药种类多，服药时间不统一，便把服药时间和数量记录下来。后来，他又加记了起居时间、饮食种类、天气情况等信息。谈到书写“病历”的初衷，王必盛说是为了便于观察老伴的病情变化和身体康复情况，要是遇到医生问起病情，自己能答上来，方便医生对症下药。

从北京参加完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返家后，王必盛既要照顾老伴，又要根据大儿子的记录，补写“病历”，每天忙得团团转。回想照顾妻子21年的点点滴滴，王必盛淡淡笑道：“能这样陪着她，再苦再累，我也觉得很幸福。”

凡人大爱

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然而，对于家住江西会昌县文武坝镇红旗居委会和路1号的王必盛来说，这句话却非如此。他在妻子中风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时，没有“飞”走，而是21年如一日守护在妻子身边。8大本厚厚的手写“病历”，见证了77岁的王必盛对妻子的真爱。

在2017年11月17日召开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王必盛作为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代表，进京参会接受表彰，并与其他参会者一起，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

1962年，王必盛和老伴刘桂淑经人介绍相识结婚，婚后育有两儿一

中铁十八局天津地铁四号线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兼总工程师郑卫红：

本报记者 齐慧 通讯员 王飞辉 龙艳